

書名 漢蔡中郎集六卷 嘉靖二十七年序任城楊賢刊本
撰者 漢 蔡邕 撰，明 喬世寧，明 俞憲 校訂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集-別集 漢魏六朝 漢
索書號 倉石40022
編號 4002100

卷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400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倉石4002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漢蔡中郎集六卷 嘉靖二十七年序任城楊賢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漢蔡中郎集卷之一

明 役 羽 喬 世 寧 景 叔 無 錫 俞 憲 汝 成 校 訂 任
城 楊 賢 子 庸 梓 行

獨斷

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言
制詔、史官記事曰、上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所
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後曰省中、印曰璽、所至曰幸、
曰御、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

蔡中郎集

卷一

一

恭人短折曰哀 在國逢難曰愍 名實過爽曰繆

立穆切

壅遏不通曰幽 暴虐無親曰厲 致志大圖曰景

辟土兼國曰桓 經緯天地曰文 執義揚善曰懷

短折不成曰殤 夫禮遠衆曰煬 怠政外交曰攜

治典不敷曰祈

一日震

漢蔡中郎集卷之一終

漢蔡中郎集卷之二

高氏個子家藏

明校榭喬世寧景叔無錫俞憲汝成校訂任

城楊賢子庸梓行

陳政要七事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

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
爲踈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
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
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
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
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
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
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所以導致神氣祈禱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
靡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
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汗屢生忌故竊見南
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與異議豈南郊卑而它
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
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由先典前後制
書推心懇側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
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
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

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齊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資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愾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

謹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
許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
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
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
忠清平章賞罰二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
營私之禍則黎民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
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
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臣國理政未有

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
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
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俚俗語
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
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
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在州郡昔
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
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
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
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
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
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倣效滅
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直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
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
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
骨肉旣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

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掩心義無所依至有姦
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歲之時東郡有盜人妻
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以勝言
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
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洶洶道路太子宫屬宜搜
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
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荅詔問災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

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請金商門引
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帷中爲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
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
門劉寵龐訓北面賜南面曰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各
一通尺一木檢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
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
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財用筆硯爲對臣邕言
今月十日詔召金商門問臣邕災異之意臣學識淺薄
心慮愚暗不足以荅聖問情衷變易怔營怖悸謹列狀

上臣邕頓首頓首

詔問曰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如
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餘丈形狀似龍似虹蜺
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虹者
也不見尾足者不得勝龍易曰蜺之比无德以色親也
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主又曰五色蜺出至昭于宮
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氣也天度投蜺
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奮臣无忠
政變不虛生古不虛言意者陛下開機之內衽席之上

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衆變若羣臣有所毀譽
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
虹蜺所生也抑內寵任忠政決毀譽使貞雅各得其所
嚴守衛整威權機不假人則其所救也易傳曰陽感天
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唯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
是以明主尤務焉

詔問曰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教我
上殿與中黃門桓賢晤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知
姓名臣聞凡人爲恠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

皇之不極是謂不廷則有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

八月男子王褒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
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
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往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
時王莽爲司馬遂爲篡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綏和時
相似而有異被服旣不同來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
殿秉與桓賢言伯夏即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不疑等
皆以罪受戮殘餘非天所祐以往况今將狂狡之人爲
王氏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

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爲戒
天子驚群陰太隆羣下並湊強盛也建大中之道舉賢
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
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曰南宮侍中等聞雌雞欲化爲雄尾身毛已似雄
頭尚未變臣聞凡雞爲怪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不恭
是謂不肅時即有雞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輅軫中
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即位將立妃王氏
爲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定雞化爲雄距而鳴是歲

封后父禁爲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哀帝晏
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昔武王
伐紂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
牝雞雄鳴主不桀夫牝雞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桀之名
况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堆之頭
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
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
誠無所及頭冠或成即爲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
娶御改興政之原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詔問曰即祚以來災眚屢見頻歲月蝕地動風水不時
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勝則震陰勝則
食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癘流行水不潤下則
河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脩五事於聖躬致畿
甸於供御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災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
書而見臣聞災惑示變主當精明其德而有休慶之色
太白當書而見是陰陽爭明強國弱國強皆有失政
而見是為羸長侯王不榮災惑主禮太白血兵
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守禦之令以杜漸
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災惑
為之退舍

詔問蝗虫冬出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
虫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虫
出息不急之作省役賦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損求安
屈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
下者何私家之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為平城門向陽
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正者也武庫禁兵所藏國
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凡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
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出宮瓦自墮諸侯強
凌主易傳曰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傾圮小人在顯
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愆抑諸侯強凌主之
漸率由舊章以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傳曰
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羞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
彰於下

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卿士皆各指囊米
國竟肯建忠規闕以邕博學深奧退食在公故特密問
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先後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
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聞臣邕伏惟陛下聖德文明深
悼變異德音懇誠褒臣博學深奧退食在公非臣蝼蟻
愚怯所能堪副亦臣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顧患避
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恩諸異各
應皆亡國之恠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
當責讓因以感覺則危可為安凶可作吉假使大運已

移豈有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絕故數十年無有日蝕此人爲天所棄故也至於今者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署寺欲使陛下豁然大悟可謂至切矣陛下幸問臣敢不盡情以對蜺疇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即祚以來宮中無地逸竄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侔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求樂門史霍王依阻城社大爲奸禍盜竊權藏晦惑之罪事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雉雞變化豈不謂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

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令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闢太尉非顯爲玉所進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倖璋所在尤倉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既不盡由本朝反有異輩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流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玘屯騎校尉蓋升其貴已足其富已優當以見災之故爲陛下先辭臣引退以解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

尉郭禧敦重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
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固愜幅剛正並宜爲
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
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六逆陞
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
也又尚方工技之作洪都篇賦之文宜且消息以示憂
懼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
廉士之高選但當察其真偽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
不慎切責三公乃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超取選舉

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
下聽納忠言忍而絕之側身踴躍思惟萬幾以答天望
以導嘉應聖朝旣自約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
力從化人自抑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又高不危常滿
不溢羣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豈愚戇
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
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問願寢臣表無使盡
忠之吏受怨姦仇

幽冀刺史文闕疏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
議爲名職以郎爲貴智淺謀漏無所獻替夙夜寤嘆憂
悸怛惕臣竊頓首死罪伏見幽州奕騎冀州強弩爲天
下精兵國家贍仗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辦於二
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
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
弓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
元流離溝壑寇賊輦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
卒有他方之急則後之不可驅使自爲寇虜則誅之不

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
定臣恠問其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
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狐
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吏初
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如旬示弱誠非其理
愚以爲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令在
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五自生留闕邪昔孝景
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爲內史武帝患東越
數反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

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為冀州刺史安國徒隸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顧三互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竊見日月拘忌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蠢蠢將為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臣樓樓瞽言惟陛下留神東省三省

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

嘉平六年夏護烏桓校尉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春足以掃滅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論刑被原私留京師用尚書行賄通謀中常侍王甫求為將甫建議當出師與育并力詔書遂用為破鮮卑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南單于以下與育晏二道並出時朝廷大臣多以為不便召公卿百官會議中郎蔡邕以為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荆漢有衛霍闡顏

瀚海竇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
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
以來匈奴常爲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武
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因者皆社
稷之臣未父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畜用度饒衍
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
空竭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酤權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
民不堪命及盜賊群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
之使奮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旣而覺悟乃封丞

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
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
有悔況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
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十
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
良鐵出者莫察漢人遁逃爲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
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
欲以三年之期專勝必克育晏策慮未能過熲鮮卑種
衆又不弱於西羌也乃欲張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

成必迫於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饟不可勝給
天無豐歲官且殫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能還其骸骨
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
伏尸強者作寇邊郵之患手足之疥癢也中國之困曾
背之癩疽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春以來三十餘發方
今郡縣盜賊劫擄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圻
吏調政密猶不能絕況此醜虜羣類抵冒心不受仁膽
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意者高祖乃忍平城之耻呂
后甘棄嫚書之詬於是何者為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

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
則介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
無感國內侮之患豈與虫螳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乃欲
越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
之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為之旰食四海必為之焦枯其
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事之人專勝者必
未克挾疑者必未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
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
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

使越人蒙死徼幸以迷執事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之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爲長宜通乎時變憂萬人飢餓與變夷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可勝言者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邨民救患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以鄣塞之外未嘗爲人居者乎臣愚以爲宜止征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行塞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爲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

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三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上始元服與羣臣上壽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期中興誕在幼齡聖姿碩義威儀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言稽典謨動蹈規矩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智夙就參美顯宗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憤結以章天休臣妾萬國遐邇大小同喜逸豫式歌且舞臣等不勝踴躍息藻謹奉生頭酒九鐘稽首

再拜上千萬壽陛下享茲吉福永守皇極通遵太和靖
綏六合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其寧惟末詩曰顛顛昂昂如珪如璋令聞不忘萬壽無
疆

薦皇甫規

臣聞唐虞以師師成熙周文以濟濟爲寧區區之楚猶
用賢臣爲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
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楨固也昔孝文愠匈奴之事
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况

在於當時謙虛爲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
規少明經術道爲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義
皦然不污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群
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撓討即起家拜爲太山太守屠
斬桀黠綏撫羸弱青兗之郊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外
有事戎狄猾華進簡前勲連見委任伏節舉麾威靈盛
行演化凶悍使爲慙愿愛財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衆
悅以亡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
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靡之美臣以頑愚忝污

顯列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職瞽言罪當死唯陛下留神省察臣竅頓首頓首

為陳留太守上孝子

臣前到官博問掾史孝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申屠夏稱孝子平丘程末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歿未抱伏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纒屬舅偃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未見食噓唏不能吞咽麥飯寒水間用之舅偃誘勸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柩旁耳聞叔名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云以叔未

葬不能至府舍臣輒核問掾史邑子殷盛宿彥等辭驗皆合臣即召來見末年十四歲顏色瘦小應對甚詳臣問樂為吏否垂泣求去曰歸喪所臣為設食但用麥飯寒水不食肥膩舅本以田作為事家無典學者其至行祭於自然非耳目聞見所倣效也雖成人之年知禮識義之士恐不能及伏唯陛下體因心之德當中興之運躬秉萬幾建用皇極神紀騁於無方淑暢洽於羣生故醇行感時而生美義因政以出清風奮揚休徵誕漫太平之萌昭驗已著臣誠伏見幸甚臣聞魯侯能孝命於

夷官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于此且烏以
反哺託體太陽羔以跪乳爲贄國卿禽鳥之微猶以孝
寵况未稟純粹之精爽立百行之根源其人隱瘁而德
曜彌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會使未美昭顯本朝謹陳
狀臣邕頓首

讓尚書乞在閒冗

臣謹按漢書高祖受命流離藏竄十有二年陛下應期
中興龍飛踐祚奸臣孽孽一時殄盡憎疾臣者隨流埋
沒太尉鄧侯卓收拾洗濯上臣高第補侍御史轉治書

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聽納大臣扶飾文學遂用臣邕
充備機密三月之中充歷三臺光榮顯著非臣愚蔽不
才所當盜竊非臣碎首糜軀所能補報臣邕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聞世宗之時出千秋有神明感動一言以
悟聖聽昭發上心故有一日九遷臣邕草萊小臣思謀
愚淺生非工女職不狎練加以新來入朝不更郎署攝
省文書其猶面牆陛下統繼大業委政冢宰太傅隗以
舊典入錄機密事尚書今日碑先輩舊齒德更上公僕
射允故司隸校尉河南尹尚書張熹已歷九列魯旭侍

中牧守宣蕃剖符數郡唯臣官位微賤特單輕匹此六
臣臣當自知況於論者將謂臣何是以夙夜寤歎寐息
屏營無顏以居無心以寧明時階級人所勸慕乞在他
署抱關執籥以守漏刻則臣之心厭飫是矣降榮於悴
退顯於進臣不勝區區疑戒不敢肅飾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侯下印
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五十萬穀臣稽首受詔怔營
喜懼精魄播超恍惚如夢不敢自信臣伏唯糠粃小生

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歷宰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
狀取罪捐棄朔野蒙恩徙還退伏吠畝復階朝謁進察
憲臺遂充機密令守巴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還執鞭跨
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軫扶接聖躬既至舊京出備郎將
中外所疑對越省闈羣臣之中特見褒異訖無雞犬鳴
吠之用常以墨塊負恩寵誠不意悟猥與公卿以下錄
功受賞命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草萊功勞微薄所當
被蒙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統嗣曠
絕除在匹庶臣子遺苗裔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侔慙

惶累息無心怡寧唐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悼怵惕詣闕拜章上所假高陽侯印綬符策伏受罪誅臣得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熠祖禰非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受誠無安寧甘悅之情國憲上行下不敢逆苟順恩旨退省金龜紫綬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中讀符策誥戒之誥非臣才量所能祇奉歷日彌久震懼益甚臣聞高祖受命元功翊德者與其天下爵土故曰使黃河若帶太山若礪國以未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

猶謂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以戰攻之事大有陷堅破敵斬將搃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級履傷流血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歲首如蓬葆體如漆幹勞瘁辛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誰曰不宜今者聖朝遷都應順天人奔走之後臣僕職分宜然臣事輕葭莖功薄蟬翼恐史官錄書臣等在功臣之列陷恩澤之科垂名後葉作戒末嗣非本朝之德政遇臣之長策是以宵寢晨興叩膺增歎心煩慮亂喘呼息吸且鷓鴣巢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臣不勝大願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臣忝白叅省資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邦君憂心灼灼
耳目昏冒忪蒙蔽罔累息屏氣臣聞稷契之儔以德受
命不堪讓所不如昔之范正不亡禮讓其下化之春秋
采焉臣雖小醜不足勗勵以躡高蹤以詩人斯亡之戒
觀見符策君國之誨兩印雙綬並在鞶帶至德元功器
量弘大猶且踧踖無心寧止况臣螻蟻無功德而散怠
增歎何以居之且晏嬰辭邾斂之邑張良辭三萬之戶
書籍紀之以爲異美夫人君無弄戲之言憲法有誣罔
之効臣不敢違戾飭虛以距上旨疑確之誠與神明通
謹奉章詣闕頓首敢固以請息伏惟留省

巴郡太守謝版

臣尚書邕免冠頓首死罪臣猥以頑闇連值盛時超自
羣吏入登機密未及輸力盡心日下五府舉臣任巴郡
太守陛下不復叅論府舉驚惶失守非臣敢安怔營累
息不知所措臣邕頓首死罪知納言任重非臣所得久
忝今月丁丑一章自聞乞在閒冗抱關執籥不意錄符
銀青授任千里求退得進後上先遷爲衆所恠不合事

宜願乞還詔命盡力他役死而後已臣猥以愚闇盜竊
明時周旋三臺充列機衡出入省闈登踏丹墀承隨同
位與在行列以受酒禮嘉幣之賜詔書前後賜石鏡奩
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及
唾壺彈棊石枰蓮香瓠子并各器物誠念及下錫惠周
至每勅勿謝前後重疊雖父母之於子孫無以加此未
得因緣有事荅稱萬一不意卒遷荷受非任臨時自陳
未蒙省許慘結屏營跼蹐受拜命服銀青光寵休顯上
耀祖先下榮昆裔誠非所望且巴土長遠江山脩隔頃
來未悉輯睦劉焉撫寧有方柔遠功著臣以頑蒙不閑
職政宣暢聖化導導和風非臣才力所能供給必以忝
辱煩污聖朝幸循舊職當竭肝膽從事助絕骨破以命
繼之臣邕頓首死罪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今月十八日臣以相國兵討逆賊故河內太守王臣等
屯陳破壞斬獲首級詣朝堂上賀臣邕奉賀錄故羽林
郎將李叅遷城門校尉而署名羽林左監右衛尉杜衍
在朝堂而稱不在錄咎在臣不詳省按使叅以亡爲存

行以存爲亡錯奏謬錄不可行侍御史劾臣不敬當賜
刑書懲戒不恪陛下天地之德不辱收戮丙辰詔書以
一月俸贖罪臣邕怔營慙怖屏氣累息不知所自投處
臣邕頓首死罪臣不惟石慶數焉之誤簡忽校讎不謹
之愆雖見原宥仰愧先臣傷肌入骨不勝忪蒙流汗臣
邕頓首死罪

宗廟迭毀議

左中郎將臣邕議以爲漢奉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
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

定迭毀孝元皇帝皆以功德茂盛尊崇廟稱孝文曰太
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時忠正大臣夏侯勝猶執
議欲出世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
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考據慎重不
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
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
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溥大海內賴祉廟稱肅
宗比方前事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變權移臣下
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復侯

之直故遂行溢無有方限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
誠合事宜禮傳封儀自依家法今不知國家舊有宗儀
聖主賢臣所共創定欲就六廟黜損所宗違先帝舊章
未可施行臣謹按禮制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孝元
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
尊而奉之孝明遵制亦不敢毀元帝於今朝九世以七
廟言之則非所宗八月報酎可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
哀平帝五年一致祭孝章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三昭孝
和皇帝孝順皇帝孝靈皇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時

常陳孝明以下穆宗敬宗恭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
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今又總就一堂崇約尚省
不復改作惟主及几筵應改而已正數世之所闕爲無
窮之常典稽禮制之舊則合神明之歡心臣愚竊議不
足採臣竅頓首頓首

宗廟祝嘏辭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
命京師都于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
王莽之亂宗廟隳壞世祖復帝祚遷都洛陽以服土中

享國二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子末小子遭家不
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亂總連州縣
擁兵聚衆以曷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
皇天之命以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干作
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三月丁亥來自雒越三
月丁巳至于長安飭躬不慎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
獲有瘳吉旦齊宿敢用潔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
明視薌合嘉蔬香苾醑豐本明粢醴酒用告遷來尚
享

九祝辭

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嗣曾孫皇帝使爾
受祿于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乂眉壽萬年子
子孫孫永守民庶勿替引之

荅齊議

日月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齊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
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可齊否得無不宜具對議郎
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按禮上帝之祠無所爲廢齊
者齊所以致齊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

在齊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齊宜以自潔靜交神明既無嫌間祠室又寬可齊無疑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齊以恭奉明祀文王所以懷福無有不宜臣邕敏愚驚死罪

東巡頌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神明屢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翽六龍較五輅齊百僚陶質

素命南重以司曆厥中曰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節服而東巡

和熹鄧后謚議

孝和鄧皇后崩群臣謀謚於是尚書陳忠上言以為鄉黨叙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彤管記君王纖微大小無不舉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伏唯大行皇后規乾則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於小媵中饋之叙昭於帷幄遭家不造三元之厄孝殤幼冲國柞中絕海內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流為災札荒為害

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并涼夏作寇振驚渤海家有採
薇之思人懷殿叩之聲皇太后恭圖考表求人之瘼度
越平原建立聖主垂疇咨之問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
菲薄爲務是以尚宮損服衣不粲英獲人微羞聽不過
擇黃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
雕鏤不爲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能侏離不貢罷
出宮妾免遣宗室没入者六百餘人以紓鬱滯奉率舊
禮交饗祖廟以展孝子承歡之敬蠲正憲法六千餘事
順漢氏三百之期經藝乖舛恐史闕文命衆儒考校

東觀閣學博士一缺廣選十人何有伐檀茅茹不拔
舉方直顯擢孝子遵忠孝之紀啓大臣喪親之哀疾貪
吏受取爲姦糾增舊科之罰惡長吏虛偽錮之十年追
崇世祖功臣國土或有斷絕封植遺苗以奉其祀爵高
蘭諸國胤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不以爲政政不
惠和不圖於策猶不自專傳謀遠暨乞求厥中刑之所
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發不寢
徒以百姓爲憂不以天下爲樂聖誠著於禁闈而德教
被於萬國故自昏墊迄于康乂叛虜蜂集賊害邊陲求

元之世以爲遺誅今畏服威靈稽顙即斃徼外絕國慕
義重譯來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主頌却而不聽郡國
咸上瑞應寢而不宣乂恭抑損密勿在勤遭疾不豫垂
念臣子御輦在殿顧命羣司流恩布澤大赦天下有始
有卒同符先聖昔書契所載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
有辛姬氏任母徒以正身率內思媚周京爲高未有如
大行皇后勤精勞思繼國之祚正三元之衡康百六之
會消無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誠不可及漢世后氏無
謚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以謚

高下優劣混而爲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
制謚法有功安居曰熹帝后謚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
宜謚爲和熹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被收時表

議郎糞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日月十三日
臣被尚書召問臣以大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太守臣屬
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爲州
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郃不爲用
致怨之狀臣怔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

尋按實屬宛竒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皆非結恨之本
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
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
與邵叅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
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變異
齋詔申旨誘臣使言臣實愚驚出命忘軀不顧後患譏
切公卿內及寵近區區欲荅上問救恠異爲陛下圖康
寧之計而已預知所言者當必怨臣陛下不念忠臣直
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使用疑恠豈不負盡忠之吏哉

每有災異輒令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息譴除凶致
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羣臣杜口以
臣爲戒誰敢復爲陛下盡忠者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
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
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
十有六孤特一身前無立男得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
有餘榮然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臣愚以凡冗招致禍
患自臣職耳臣對問時質爲下邳相不聞臣謀今者橫
見逮及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沒并內坑陷誠寃

誠痛陛下仁篤之心必不忍此臣一入牢檻當爲箠楚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達臣死期垂至冒昧自陳乞身當辜戮免質并坐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唯陛下加飡爲百姓自愛臣邕死罪

上漢書十志疏

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叔父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荅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

趨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遷拜輦轂旬日之中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輪寫心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服里刑已出轂門復聽續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邕爲郡縣促遣迫於吏手不得頃言心含辭抱悲死由上達

既到徒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意怖焦灼無心復能操
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
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
祖以來唯有紀傳无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
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
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族人所得擅
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二志皆當撰錄遂與議
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筭
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師田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

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
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洪與洪參思圖牒尋釋度
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爲不善
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
竟悽悽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達臣初欲湏刑竟乃因
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攻鹽池縣其時鮮
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西夷相與
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澶
滅土灰呼吸无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

設施輒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
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郡書所宜摭摭本奏
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考逮妻子逆
竄亡失文書无所按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
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摭愚情願下
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
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无所復恨惟陛下留神省察
謹因臨戎長霍圍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表太尉董公可相國

臣某等聞周有流彘之亂而宣王以興漢有昌邑之難
而中宗以昭由此觀之天生神聖特以靖亂整殘不誕
洪業輔佐重臣國之楹棟生應期運稟氣山岳是故申
伯山甫列于大雅蕭曹丙魏載于史籍國遭奸臣孽妾
制弄主權累葉相繼六十餘載火熾流沸浸以不振威
移羣下福在弄臣海內嗷嗷被其傷毒故大將軍慎侯
何進盡忠出身圖議盪滌以清季朝羣凶遘難兵起亂
作元舅上卿先寇受害禍至執辱杜稷傾危太尉鄱侯
卓起自東土封畿之外義勇憤發旋赴京師先陳便宜

列表奸猾羣慝情狀辭意激切感物悟靈精兵虎臣承
持卓勢奪擊醜類漏刻之間靡有孑遺卓聞乘輿已趨
河津身率輕騎長驅叩阜上解國家播越之危下救兆
民塗炭之禍然後黜廢頑凶爰立聖哲天心聿得萬國
賴祉及至差功行賞辭多受少近臣幸臣一人之封戶
至萬數今者受爵十有一人總合戶數千不當一封今
月七日卓又上書辭疾讓位乞就國土上遣聖主嘉寵
之至下乖群生瞻仰之望非所以褒功賞勲也惟陛下
益隆委任數加訪問厚其爵賞責以相業之成臣等不

勝大願謹陳狀臣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漢祭中郎集卷之二終

漢祭中郎集卷之三

明棧栩喬世寧景叔無錫俞憲汝成校訂任
城楊賢子庸梓行

釋誨

閒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
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黷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
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
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
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